



旅途快樂叢書

有趣的文藝爭鳴史話

山仁 編



中國旅遊出版社

旅途快乐丛书

成志伟 主编

有趣的文艺争鸣史话

山 仁 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031号

责任编辑：唐志辉

封面设计：龚威健

技术编辑：吴子文

旅途快乐丛书

成志伟 主编

有趣的文艺争鸣史话

山 仁 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九号)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40 印张：3.8 字数7.5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册 定价：2.35元

ISBN 7-5032-0330-7/Z·66

《旅途快乐丛书》总序

成 志 伟

出外旅行是一件愉快惬意的美事。当您在漫长的旅途中感到单调疲倦的时候，这套内容丰富多采的《旅途快乐丛书》可以帮助您消烦解闷、调剂精神。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购买一本或几本，捧读之后，不仅能从中获得思想的教益、新鲜的知识 and 艺术的享受，而且可以陶冶情操、增长智慧、愉悦身心。还可以作为高雅珍贵的礼品，送给亲人和朋友。愿这套丛书成为您旅途中的亲密伴侣，成为广大读者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

1991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隋朝的一对画友	1
模仿与独创	2
从牵强到罗织	6
赛诗	9
兰亭轶事	10
唐太宗与宫体诗	12
“推”、“敲”的推敲	13
黄筌不听瞎指挥	16
美的评论	17
欧阳修批评宋祁	19
一针见血的批评	20
虚心的辛弃疾	20
“说话”“家数”究竟有几家？	23
汤沈之争	27
曹雪芹的“不写之写”	30
“闹”字的争鸣	37
反“对号入座”	39
从误解到谅解	42
鲁迅勇于自我批评	44
“谈风月”启事的前前后后	46
话剧《清明前后》上演前后的争论	50

争论是为了探求真理	55
《丽莎的哀怨》引起的争论	56
《华威先生》引发的论战	60
话剧《茶馆》在争鸣中完善	63
莫泊桑和左拉的一场辩论	67
对施里加“批判”的批判	69
艺术要反映什么样的真实?	73
和癩哈蟆的一场辩论	76
披上长袍和“砍掉”双手	78
从《被征服者》到《青铜时代》	84
《草叶集》的坎坷	90
正直的行为	92
朋友间的争鸣	93
真理比友谊更珍贵	95
别林斯基和果戈里的一场论战	96
用戏来答复对戏的批评	99
现实和文学家的爱与恨	101
文学需要坦率和真诚	107
作家的自尊心和作品的倾向	110
作家对于批评家的“依恋”	117
关于“艺术是什么”的一场争论	121
在争论中追求艺术的本质	125
《三姐妹》《樱桃园》是悲剧还是喜剧?	128
莫斯克文与“沙皇费多尔”的缘分	132
《海鸥》诞生的启示	136
交锋与合作	141

隋朝的一对画友

隋朝画家展子虔和董伯仁是一对好朋友。说起他们的友谊，还有一段曲折过程哩！

展子虔画技很高。他画人物，用笔细腻，设色富丽；画鞍马，立如举步，伏似飞腾。特别是画北方的壮丽山水，能在不大的画幅里描绘广阔的风景，给人以咫尺千里之感。正因为如此，展子虔听到的都是恭维话，从未听到半句逆耳的批评。时间长了，展子虔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世上画得最好的画家了。所以，从不把别的画家放在眼里。

董伯仁，就是被展子虔瞧不起的一个画家，其实，董伯仁的画也很有特点。他除了能画和展子虔差不多的人物、鞍马外，所画的南方风景别具一格。尤其是画亭台楼阁，精细有致；山水树石，秀丽柔美。他听说展子虔目空一切，瞧不起人，很不以为然地说：“展子虔不过画些北方的秃山恶水，有什么新奇？我还从未见他画过一幅江南的美景呢！”

董伯仁的话传到展子虔的耳朵里。展子虔初一听，十分生气，但是继而一想，觉得

也有一些道理。他取出董伯仁的作品细细观看，并与自己的画放在一起对比，渐渐发现自己的画的确有点雄健有余而潇洒不足。于是，他主动地去见董伯仁，表示要向董伯仁学习。董伯仁深受感动，也表示要虚心向展子虔学习。从此，两个人经常来往，互相取长补短，绘画技巧都有了新的提高。两个人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了。

(沈 成)

模仿与独创

任何一部艺术杰作，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珍宝，为一代一代人们反复欣赏而生命永不衰竭，总是能够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智慧的启迪，并且积累着人们艺术地把握世界、认识美和创造美的经验。但是，任何一部艺术杰作的产生，又难免会带来一大批由于一味模仿而出现的平庸之作。艺术创作不能离开前人经验的借鉴和同代人经验的交流，但是同生活相比，何者为流，何者为源，却不可本末倒置。艺术需要独创，需要作者自己植根于生活的发现。其中包括着某种和前人、和同代人的对话：择他人之短而避之，择他人之长而取之；择他人之长又决非照搬照抄，亦步亦趋，而是要努力谱

出仅仅属于自己的声音。不妨把这看作是一种渗透于创作过程的“争鸣”。

古今中外，艺术的各个门类，就可以说是一个通例。即如中国绘画史上的有关材料，就足足可以编出一部给文艺家创作以启示的大书来。隋代画家郑法士素来敬仰杨契丹的画艺。他们曾有机会在京师相遇并共事，郑便向杨索取画本以临摹。杨契丹“引郑至朝堂，指宫阙衣冠车马曰：‘此是吾画本也。’”宋代画家范宽初经过一段时间拜师学艺之后，悟出了“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的道理，于是通观奇胜，对景造意，终于自成一家。明代以画《水浒传》人物著称的陈洪绶早年在杭州临摹李公麟的七十二贤石刻像，闭户十日，人们都说临得维妙维肖。又临摹十日，人们又说和原作不像了，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提高到新的层次。清初山水画大师石涛非常注意艺术的独创。他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就是他的名言。清代周铨、周况、周览兄弟都擅作画。两位弟弟曾趁兄长外出，合谋烧掉后者临摹

古画的稿本，使周铨很不高兴。周览说：

“画须自出手眼，何蹈袭前人为？”烧掉古画稿本固不可取，但是对于蹈袭前人的批评，“画须自出手眼”的道理，还是符合艺术创作的特点的。当代绘画大师齐白石曾经主张“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他对临摹自己作品到以假乱真程度的学生也不大满意，直到写下“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警句。徐悲鸿画马，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也说过：“学画最好以造化为师，故画马必以马为师，画鸡即以鸡为师。”他给一位热爱美术的小学生写信指出：“不必学我，真马较我画之马，更可师法也。”

这个取法乎上得其中，只有在生活基础上独创才能给艺术以蓬勃生命的道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明代作家李梦阳谈书法认为：“今人临摹古帖，不嫌太似，反曰能书，诗文何独不然？”这种把写文章比做小学生临摹的主张，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尖锐批评的最没有出息的艺术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宋代大词人辛弃疾人品、作品均为人推崇，确实不负一代词宗的盛名。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同他不倦地追求艺术独创性的严肃态度密切相关的。他晚年镇守镇江时已誉满文坛，

曾在一次宴会上请歌姬演唱旧作《贺新郎》和新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并遍问宾客，恳请提出意见。在一片赞扬和无关痛痒、虚应差事的“批评”中，唯有岳飞的孙子、小小年纪的岳珂毫无顾忌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意见中，就包括对作品独创性不够的指责。这使得辛弃疾非常高兴。陆游写诗，早年效法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学派，“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他从这一教训中得出了“学诗在诗外”的结论。曹雪芹对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文学现象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文学史上有很多大文学家焚烧自己书稿的故事。杜牧是一位才情横溢、创作极丰富的诗人。他晚年烧掉了大量诗稿，使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他全部作品中的很少部分。这位被称为“小杜”的杜牧，大约也是仅仅要留给后人那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创造的作品吧。杜甫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句名。涅克拉索夫的另一本诗集出版以后，别林斯基曾经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这些作品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诗人从书店买回了全部存书，一烧了之。这成了他同一味模仿的过去告别和走向独创性道路的界碑。的确如法国诗人贝朗瑞所说：“没有什么比那勇敢地投进火炉中去的手稿的火焰更能够照出一个作家

了。”

(章 珊)

从牵强到罗织

古代有些诗，确实是诗人别有寄托而写；这里头寄托什么却很费一些人猜测揣摩。李商隐有一首《锦瑟》诗曰：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到底寄托什么，一直有争论。有人说，这首诗是感慨自己五十岁过去了，却没有什么大成就。有的人却极力在这当中发现诗人的某些隐秘。说锦瑟是当时一个贵人爱姬的名字，于是，这首诗就是悼念一个女人的作品，其中当然牵涉到李商隐某些爱情的秘密了。有人说这是“伤唐氏之残破”，与爱情毫无关系，但同政治挂上钩了。苏东坡有一种解释，说：“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也就是说，此诗就是以锦瑟这种乐器，作吟咏的对象，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四句，来形容锦瑟的适、怨、清、和。按此说，这是一首文如其题的

咏物诗。

官司一直打不清，李商隐本人大概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的诗确有费解的成分。唐宋人作诗，有时是先有佳句然后凑诗。据说《锦瑟》也是先有了中间两联四句，然后生拉硬扯地凑成八句。这种为佳句而凑诗的情况，说明作者也未必先有什么想法然后才去写诗，读者种种猜想变成瞎子点灯——白费蜡。

历来在我国的文坛里，又总是少不了那样一些人，他们硬是非找出作者的“寄托”就不甘心。这也增加了混乱。因为“硬找”，其结果就是穿凿附会。王国维曾经对这种做法予以抨击：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

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官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王国维批评的是清朝张惠言（皋文）《词选》中对温庭筠、欧阳修、苏轼几首词的评语牵强附会。例如《卜算子》，全词是：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有幽

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岭。

这是苏东坡被贬到黄州时写的。从全词看，是有点牢骚，表示不肯随便投靠人，宁愿像孤雁那样在贬谪中过着寂寞的生活，仅此而已。但是，有的人却说“缺月”是讽刺政治不清明，“漏断”讽刺时局黑暗。张惠言在《词选》中引用这一说，并说这首词同《诗经》的《考槃》一样，讲贤人隐居山间，心胸宽泰，丝毫没有忧戚的感情。这种解释不符合苏东坡的原意，也是一种牵强附会。

王国维不仅批评张惠言固执，而且“上纲上线”，给张惠言扣上“深文罗织”的罪名，并引用阮亭的话为苏东坡鸣不平，说：苏东坡生前曾因为写过《咏桧》，其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人间惟有蜚龙知”，被王珪者流“揭发”，说这是骂皇帝，害得苏东坡给抓了起来审查一番。现在，苏东坡死了，张惠言又来给他罗织罪名，看来苏东坡的命特别不好，生时被陷害，死后还要吃冤枉官司。

“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王国维不幸而言中，更不幸而预言又中。有穿凿，就可能有罗织。从前者到后者，用不着走几步路。这种担心并不多

余。

(黄 文)

赛 诗

“文人相轻”，如果仅仅是文人与文人，那“轻”的办法至多也不过是拆台之类，如果那文人之中有一个有权有势，拆台之外，就包藏着危险。

梁武帝同沈约比学问，看看谁知道关于栗子的典故多。比赛结果，沈约比梁武帝少知道三条。沈约出官后对人说：“老头子爱面子。不让他一着，他会羞死的。”话传梁武帝那里，当然惹得这位有权的“文人”大怒，于是设法搞死了沈约。

隋炀帝写了首《燕歌行》，群臣都自称怎么也赶不上他，却有王胄其人不服气，另写一首，果然比隋炀帝的好。于是被杀。杀头时，隋炀帝恶狠狠地说：“看你还能吟出‘庭草无人随意绿’不！”又一则笔记说：隋炀帝做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群臣都声称这“泥”字的韵难和，不敢写诗。薛道衡却偏偏写了，其中有一句是“空梁落燕泥”。这句诗写得太好了，隋炀帝讨厌他超过自己，借个理由把他杀头。临刑时问他：“看你还能写得出‘空梁落燕泥’不！”

得佳句可能杀头，诗人当然害怕。于是，当冯延巳填了三首《谒金门》，其中有佳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惹得南唐中主李璟妒忌地问冯延巳：“‘吹皱一池春水’，关你什么事？”这时，冯延巳赶紧声明：“这句词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陛下的‘小楼吹彻玉笙寒’那样佳妙”。才总算让李璟高兴了些。后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李璟填的这首《浣溪纱》后半阙的“小楼吹彻玉笙寒”，其实不如开头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那样使人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叹息真正懂得词的人难得。吴梅《词学通论》也讲到类似意见，认为称赞“小楼”句的人“可谓不善读者”。焉知不是冯延巳慌失失拍马屁拍得不是地方？或是别的什么用心？

（良 文）

兰亭轶事

去绍兴的人大概都会顺路去看一看同王羲之有关系的兰亭。可惜的是，王羲之亲笔书写的《兰亭序》再也见不着了，在那里能看到的只是几种摹写本。真本据说是唐太宗带到棺材里去了。

关于这件事，还有一段故事。据说，李世民早年曾经看到过摹本，十分喜爱。当了

皇帝之后，就派监察御史萧翼设法找来。其时真本已由王羲之的子孙一代一代传到了辩才和尚手上，辩才非常珍爱这本真迹，秘密收藏着。唐太宗找他要，他声称变乱后已不知下落。萧翼化装成书生模样，到山阴永欣寺看壁画，找个由头同辩才和尚搭上话，引起辩才对他的兴趣，留他住下来。从此过往甚密。萧翼自称嗜爱书法。藏有家传王羲之父子的楷书真迹，并带到寺来给辩才看。辩才看后说：“字是真迹，但不是极好的，我藏有《兰亭》真迹，和一般的不同。”为了证实自己所说非虚，还把真迹拿出来给萧翼看。萧翼故意挑剔其中一些毛病，说这是摹拓本，使辩才将信将疑，不再像以前那样珍视。后来，萧翼借着辩才被邀赴斋会的一个空子，借故进了辩才房里，把《兰亭》真迹偷走。唐太宗死前，嘱咐把它放在自己的坟里殉葬，从此就没了《兰亭》真迹。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据说，“阎立本画过一幅萧翼取《兰亭》的画，上面有蒋璨在南宋绍兴年间写的跋。跋上说：“萧翼取得辩才的信任，骗辩才把真迹拿出来给自己看后，马上收进袖中，拿出李世民的亲笔信来。阎立本画的，就是老和尚张惶失色，书生意气扬扬的这一场面。那就是说，唐太宗